



文：林和安
作者簡介：

林和安於一九八四年加入印藝學會，八七年獲選為執行委員至今。二十三年來負責學會公共關係事務，促進兩岸四地交流，一九九九年創辦大中華印藝網 www.cqgan.com、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料工業同業公會顧問。中國《印刷品質與標準化》、《印刷工業》、《廣東印刷》雜誌編委。

訪香港數碼印刷協會 鄧滿球會長

鄧滿球會長年輕時醉心藝術創作，曾連續七年擔任香港寫生畫會會長，憑其獨特概念和精湛技術，曾連奪兩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獨立短片最佳動畫獎及四次優異獎。後來應邀擔任該賽事評判而終止參賽。擔任RTHK香港電台客席動畫設計師，其中六套動畫作品更被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藏，作為香港電影發展的重要歷史資料。其設計經驗廣闊，包括巨型教堂玻璃窗、大型主題樂園的多個建築外形及室內設計、樂園人群分流系統、便利店CI，首次注入Ergonomic（人體工程學）於香港產品設計，並榮獲工業產品設計獎。主張設計應該是一種生活態度，曾被邀請領受獎學金（非香港獎學金）赴美國及日本深造各半年，卻為讓有限資金留給其他更有需要的求學者而放棄深造機會。新近接任香港數碼印刷協會會長。今筆者代表印藝學會專訪鄧會長，以對數碼協會及鄧會長有更進一步瞭解。





主持數碼印刷峰會

鄧：香港數碼印刷協會會長鄧滿球

林：印藝學會公共關係事務總監林和安

林：首先請鄧會長簡單介紹香港數碼印刷協會情況。

鄧：1998年4月，我們剛在英國看完了IPEX展覽會，那時，在展場內數碼印刷展館的規模比以前大很多，我們因此隱約看見數碼印刷的未來前景，興奮之餘，便匆匆下決心創辦香港數碼印刷協會。

回來後，我們開始組織，尋找協會的首屆執行會員，包括聯絡Agfa、Adobe、CreoScitex、Screen、Epson、海德堡、羅蘭、寶華、Ricoh、標準絲印、Syntax (Indigo)、Xerox、X-Rite、何錦隆等。他們在香港印刷界和數碼印刷界稱得上是最活躍的廠商和人士。沒想到，當創辦香港數碼印刷協會的提案向他們展示後，竟然得到了廣泛支持，以上廠商和人士成為第一批的創會機構會員和執行委員（執行委員具有決策投票權）。協會最終於2000年成立。根據協會章程規定，兩年進行一次選舉。後來者，相繼有Konica Minolta、Canon、馬景記、保諾時、中華商務、Acumen、April、InfoPrint、Riso、Oce、Fingerprint等廠商也先後加入成為香港數碼印刷協會會員。很開心的是，現今香港數碼印刷協會已在業界有一定的地位和認受性。



數碼印刷峰會中前會長阮坡民先生與印藝學會執委合照

初期的數碼印刷協會也面對過財務緊絀的日子，舉辦活動時捉襟見肘的情況時日有之。直到2008年舉辦第一屆數碼印刷峰會後情況才有所好轉，峰會不但吸引了9家享有盛名的公司代表支持，Agfa、Canon、Konica Minolta、Ricoh、Fuji Xerox、Oce、HP、Epson、Kodak，會場更座無虛席，盛況一時無兩。

除了入場券的收入，更間接令本會會員人數倍增，一次性解決了財務困難，也確認和穩固了本會的影響力；亦為業界帶來熱烘烘的話題，在推動數碼印刷的進程中，行出了關鍵的一步。

林：您在印刷及數碼印刷將近30年，如何入行？

鄧：事業上一直環繞印刷相關工作，起因偶然，父親在飲早茶時認識了一名茶客，轉介做暑期工，最初接觸印刷是作影版見習，是口傳手授的學徒制（證明比學校式更有效傳承），難怪到目前為止，歐洲和日本亦普遍存在師徒制。老闆對我不薄，讓我大開眼界，做過令人著迷的手繪水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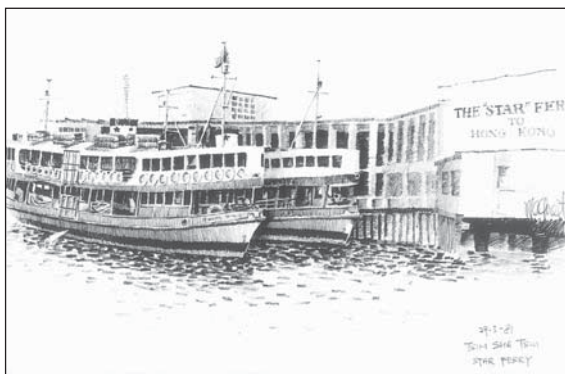


數碼印刷峰會是一個非常成功項目

分色，和過濾色鏡分色。當時被認為是印刷工序中最高深神秘的智慧技術，因為過程全在黑房中進行，摸黑中完成。見證過感光玻璃片（玻璃片塗上感光膜作影版菲林用，用完可循環再用，只要去除舊膜，再重新塗上感光膜便可），自製碳精燈（用兩支碳精條，通過高壓電而於空隙之間產生強光電弧，作影版光源），公司從感光玻璃片過渡至感光菲林，由玻璃網屏（架於鏡頭與菲林之間，以調節光學焦距成像半色調網點Halftone投射於菲林上），由此玻璃網屏過渡至接觸式菲林網屏，而此菲林網屏當時是Kodak出品，洋紅色的霧化軟片，從此上網變成最簡單不過的工作，但仍然要求一些專門技巧和非手藝式思考。例如不同照片要以不同方式上網，補白就是其中一項高超技藝，同一照片可能需要數次曝光時間，並且需要不同光圈值拍攝，單是影版技術，就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。影版後，手沖菲林，顯影和填補，後來過渡至菲林Output，以上一切技術從此煙消雲散。由於供應菲林服務，所以能夠見識到如何做電版、絲印、滾筒銅砂粒磨走印紋，可循環再用），親手運用離心力塗上感光膠而造成鋅版，過渡至預塗感光膜版（PS版），再過渡至現在的電腦直接製版（CTP）。除印後工作外，印刷流程幾乎全部涉獵。

但最後還是轉往設計及正稿，其實我酷愛音樂，其時正跟隨Peter Hung學習古典結他。轉捩點由於偶然遇上設計的啟蒙老師，當年一句話：「中國人將來要向日本人學習，無論武術、設計、書法等等。」當時心中暗想老師必定是神經病，我們怎麼可能會倒過來向日本人學習自己的傳統藝術？今天才知道老師是先知先覺，用心良苦，真不愧為人師。老師是一位純藝術家，不喜合群，不算富有，當他收到我第一份功課時，即遊說我轉讀設計，理由是天份。原來他對另一位藝術家朋友說，我第一份功課技巧和成績已等同當年設計學院的畢業生作品。以一個當年對設計完全陌生的學生來說，給老師的衝擊實在難以言喻。要找一位好老師是難，找一位好學生更難。為了推動我攻讀設計，老師願

意從他的有限收入，替我交學費，因為讀設計的學費並不易負擔。雖然我一直沒有接受他的金錢上資助，因為我覺得他的經濟不比我好許多。但老師的好意，至今不忘，他另一句說話：「繪畫不一定要像的炭筆素描，那是隔壁教素描老師畫的。雖然我後期的畫作全是偏向寫實主義，但這句說話對日後設計工作上主觀色調的運用，起著魔法般的作用；亦帶動著我日後教導學生的中心思想。」



當年的鉛筆寫生，就在九龍尖沙咀天星小輪碼頭旁，畫了兩個多小時，引來很多圍觀路人。

經老師多次鼓勵，才正式去攻讀從未聽聞的平面設計，同時亦跟余雪曼學習書法藝術。兩年後，成立設計公司，間中因為老師要出席接受藝術獎，會找我代課，當晚代課的情景仍歷歷在目，一群學生下課後步送我到遠處的巴士站，邊發問邊等候巴士，待我登車後，還要目送我的巴士離開。這說明了他為什麼喜歡上做老師，因為他擁有一些好學生。之後，老師還推介往官塘男童院教了一年美術設計，使我上了人生寶貴一課，對社會了解更多。記得當年出席又一村達之路男童院院長一個退休典禮，楊鐵樑先生也是座上嘉賓，他就坐在我的左手面第二排。典禮講辭中，院長感慨地道出，原來感化成效大約只得3%，但是為了這3%，我們不得放棄，這是一篇令人掉下淚的演詞。

成立設計公司之後，由鴨嘴筆做到針筆，針筆做到DTP。對於香港近代印刷業及設計業發展，具有十分全面的認知。過程中亦得過不少獎項，其中包括企業形象設計、工業產品設計、建築外型設計、主題公園設計、動畫等。作品曾代表香港遠赴海外，包括日本北海道札幌。接受過海外及香港不同媒體訪問，包括來自東京的專業媒體，總算沒有辜負恩師的期望。

及後於日本廣島的Animation Festival參加了亞洲第一個Computer Animation Seminar，主持是一名英國人，台灣及北

京、上海的代表都跑了去玩，座上客我是唯一的中國人。頒獎禮遇上PDI (Pacific Data Images) 的創辦人之一，他有作品參賽獲獎。當時只是Computer Animation的草創期，軟件都是自己開發。PDI後來給DreamWorks買下來，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賣座電影。日本回來後本想發展Animation，找過IBM、HP、Silicon Graphics、Apollo、Texas Instrument才知道香港落後。重遇中學同學，機緣下開展了Next Technologies的新事業，故事在此省略。

林：能否分析一下傳統有版印刷及無版數碼印刷工作的分別。

鄧：傳統有版印刷及無版數碼印刷工作的分別，兩者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技術，雖然生產結果差不多，就好像Walkman不同於MP3。越老經驗的從業員，越難放下知識包袱，這是我們上一代印刷人迫切要面對的困難。可喜的是，我們的所有深層經驗，大都沒有白費，縱使數碼印刷帶來許多自動化，CMYK的構成理論卻依舊不倒。就好像Walkman技術雖然大不同於MP3，但揚聲器部份始終不變。

林：數碼印刷似乎是一條不歸路，請問您在什麼時間、什麼狀況下轉入數碼印刷呢？

鄧：數碼印刷的確無法走回頭，自1988年創立Next Technologies以來，逐步看透了數碼印刷的蒞臨，由推廣高解像黑白打印機發展至今全彩色高速數碼印刷機，方向越來越清晰。過程循序漸進，一切都是來得自然。這條不歸路，是一條遲早要走的印刷路，並無更好選擇。就好像電腦直接製版亦可以說是一條不歸路，但我們可有回頭的選擇嗎？

林：在數碼印刷發展上如何開拓您的業務？如何獲取盈利呢？

鄧：不斷尋找本地市場需要的產品，合適外國市場的產品，不一定合適香港，香港自有其獨特市場形態，配合總比開創容易。要盈利，必須把所有雞蛋放於一個籃內，然後好好看管。好好的去鑽營其技術，提升有關質素，令客戶得益，能好的經營，互相在業務上有良好的盈利。

林：這兩年來數碼印刷大獎辦得十分成功，一共有幾個類別呢？今後如何再使它更具影響力呢？

鄧：大獎是由市場及參賽者決定，我們可以做的不多，只是提供一個可供互相切磋的平台，鼓勵參加，設定評分標準，再每年不斷檢討並完善。用比賽形式選取數碼印刷作品作展覽，並透過展覽宣傳使印刷品買家、用家、有關出版和設計等人士，對數碼印刷有更深入的认识。賽事分4個主要項目進行，包括：靜電式單張紙印刷、靜電式書刊印刷、可變數據印刷及噴墨印刷，每組設金、銀、銅及兩名優異獎，共設有32個獎項。大獎已經是踏入第8屆，影響力早已形成，受到業界的認同和注目，目前已是無可替代。



香港數碼印刷協會委員於頒獎禮祝酒大合照

林：數碼印刷雜誌在您領導下十分成功，您是如何使它有那麼好的內容和業績呢？

鄧：2008年底，新編輯組受命於前會長阮坡民先生，要把HKDPA雜誌重新整頓，剛好過了一年，我們從凌亂中規範秩序，只有半月時間中趕緊籌備，重新塑造一本專業刊物，需要建立風格，擬定排版式樣，並且四處尋找可模仿的對象，始發覺可以借鏡的雜誌委實稀少。更不用說要找一本專業水平而不光是吃喝玩樂的刊物。我們唯有自己擬定目標，包括會員服務，也對香港作出一份貢獻。而且我們是真正把色彩管理應用於雜誌上，十分注重如何從理論付之實踐，讀者可以從閱讀本刊，感染到編輯組的熱誠和技術灌注。最後我們得以取自日本雜誌的創作靈感，絕不浪費讀者寶貴時間，言簡意賅，少廢容話，專注，清晰而不離主題，規範中包容變化。避免脫期，堅持於出版月份前一星期要送到讀者手裡。辦一份免費雜誌的確有其獨特之難處，我們曾經研究過本港不同的免費雜誌及報紙，從發行量、渠道，內容、對象，都仔細思索過。由策劃、設計、定型、製作流程、進化模式、包裝、以至採訪風格、品味形態、功能設置等。



現在我們其實已經可以專業角度，教導會員如何營運一份刊物。香港就是欠缺了數碼印刷及印前的專業教育，所以我們需要身兼數職，讓從業者及下一代可以於本雜誌中汲取必需的新知識。

2009年3月份，我們把雜誌的PDF版上載互聯網，踏上一個全新里程，我們有別一般網上雜誌及報紙，我們刻意保留一切平面設計的元素，依樣葫蘆把所有搬上互聯網。自始收到不少海外查詢，來自北京及台灣的投稿，來自歐、美、亞洲的商業尋找。我們因應作出配對服務及解答疑難，作為對會員甚至非會員的一項無條件協助。

去年11月，我們大膽地實現了另一項創新概念，應該是香港，更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平面雜誌連接上Video，我可保證日後將會有更多平面媒體跟著仿效，必要時我們會樂於提供技術援助。

我們從未對HKDPA內容和業績高於預期而自滿，反而會以更高要求去回饋讀者和贊助商，為業界效力之餘，首要目的還是要為會員服務。

林：香港數碼印刷網站已對外公開，今後如何使網絡對協會及會員有所助益呢？

鄧：網站由本會前會長阮坡民先生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，幫助重新搭建，形式令人耳目一新，可加強本會對外交流，會員更可以擺脫地域界限，時刻保持與本會聯絡，得知最新消息，和雜誌互補不足。

林：您自己Next Technologies公司又如何成功轉型數碼印刷呢？協會對事業有何影響呢？

鄧：Next Technologies創立以來，經歷了DTP系統，Mac到PC，免藥水菲林輸出機，到免藥水印版輸出機，而目前已經轉型至數碼印刷機，一直與國際大方向同步。

協會對本身工作上無太大影響，個人付出當然在所難免，其實每一位數碼印刷協會的委員，都無私付出。亦全靠執委會的執行委員群策群力，本會才可穩步成長。他們有充分經驗、睿智、高效率、業內精英。包括有Agfa/Monica Lai、Konica Minolta/Kenneth Lee、Canon/Vincent Leung、Ricoh/Fred Chan、City University/Paul Yuen、Oce/Louis Woo、Fuji Xerox/Ruby Tsang、IVE(MH)/ChanTak-fai、Fingerprint/William Ho、Apis/William Hui、Pang Ping Yiu、HKPRC/Ricky Lee等。因為會務都以團體精神進行，分工清晰，只要大方向正確，對我們來說，應該是輕而易舉。而Next Technologies可能會因此而知名度更高，這是無可避免。

林：對數碼印刷產業和協會今後發展，您有何看法和期許呢？

鄧：數碼印刷必然是印刷產業主要發展的方向，我們需用心面對，不要走回頭路。香港需努力轉型，特別是報業和柔性版印刷，明顯是十分落伍。急需轉變設備，學習新技術，這正是本會最初成立的動機。印刷產業是一個籠統名稱，是一個十分精確，融合多方面技術，充滿挑戰的獨特行業。具備了光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美學於一身，從業者更需要經濟學頭腦，發展至數碼印刷是必然的科技結果，就好像菲林相機，發展至數碼相機一般，無法逆轉。這兩年間發展速度特急，大大超出預料之外，5年內必有清晰定案，非接觸式印刷年代將有更大的發展和超卓成就。



鄧生與筆者一起參觀Agfa展出Anapurna寬幅噴墨印刷機

非常感謝鄧會長在百忙之中接受此次專訪，希望今後與本會多加強交流合作，祝香港數碼協會會務興旺！